



黄 瑶

在战斗中成长的
罗荣桓

战 士 出 版 社

在战斗中成长的 罗荣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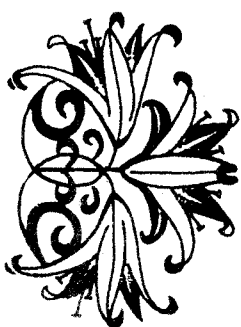
黄 瑶

战士出版社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904979



904979

责任编辑 李兰蔚

装帧设计 尚云波

在战斗中成长的罗荣桓

黄 瑶

战士出版社出版

(北京平安里三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七二一二工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8 $\frac{1}{2}$ 字数220,000

1983年8月第一版 1983年8月第一次印刷

书号: 10185·30

定价(平) 0.95元



中学时代的罗荣桓



一九二五年春天，
罗荣桓在青岛。

参加井冈山斗争的部分同志
一九三七年于陕北保安合影。前
排左一为罗荣桓，后排右三为毛
泽东。



一九三七年夏，罗荣桓同志于甘肃正宁宫河镇。



一九三七年，罗荣桓和邓小平、杨尚昆、陆定一、黄克诚、杨奇清、李伯钊等同志，在陕西三原云阳镇合影。



一九三七年四月，罗荣桓同志与红大一期一科留延安同学和朱德总司令合影。后排左七为罗荣桓，前排左四为朱德。



罗荣桓同志和林月琴同志于山西孝义。

目 录

第一章	一个乡绅家的少年.....	(1)
第二章	在北京和青岛.....	(22)
第三章	“吾将上下而求索”.....	(40)
第四章	投身秋收起义.....	(57)
第五章	进军井冈山.....	(77)
第六章	红军党代表.....	(102)
第七章	古田会议前后.....	(131)
第八章	驰骋湘赣.....	(154)
第九章	横扫千军如卷席.....	(175)
第十章	在第五次反“围剿”中.....	(204)
第十一章	长征路上.....	(226)
第十二章	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247)

第一章

一个乡绅家的少年

一

一九〇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旧历壬寅年十月二十七日），在湖南省衡山县，离南湾镇东北约有里把路的新大屋罗家，传出了隐隐约约的啼哭声。一个婴儿来到了风雨飘摇、充满了苦难和忧患的人世。他就是罗荣桓，日后我们党的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军事家，我军的杰出的领导人和新中国的开国元勋之一。

罗荣桓同志诞生的这一年，处于八国联军打进北京城以后的第二年，也是腐败的清王朝宣告崩溃的前九年。这个时代的中国历史，每一页都浸透了斑斑血迹。古老的中国，正承受着难堪的屈辱和欺凌。

罗荣桓的家庭属于衡山大族——黑田罗氏。他的祖父罗汇吾虽然自幼读书，却始终没有考上个秀才，一生以教馆为业，去世时只给后代留下了一斗谷的田。

罗荣桓的父亲罗国理自幼跟父亲读书，成绩不错，还写得一手好字，临摹欧、柳、颜、赵诸家笔体，都能做到维妙维肖。每年腊月送灶之后，求他书写春联的街坊邻居便手持红纸络绎不绝地来到。于是，堂屋里的地下、桌子上都摆满了书写的对联，空气中便浮动着一阵阵墨香。

罗国理不到二十岁，父亲就去世了。家庭生活的担子落到了

他的肩上。他只得继承父业，当了一名童蒙塾师。尽管他也没有考上秀才，可因为写得一手好字，颇有一点名声，在南湾这个偏僻小镇，两代当塾师，也算得是“书香门弟”了。但实际上十分贫寒。

到了清末，在列强和封建统治阶级的双重压迫下，整个中国都是百业凋零、哀鸿遍野，殷实之家也感到生计日拙、难以为继，入塾读书的孩子也就越来越少了。即便有三五个蒙童，一年也收不了几两束脩。可是，罗国理的孩子却一个接一个出世。入不敷出，家中生活是越来越艰难了。罗国理不得已，只得弃教经商。他向本家兄弟罗国臣借了八吊铜钱，在南湾开了一个罗永隆字号的杂货铺，不久又兼卖中药。罗国理给这个店铺取名“永隆”，无非是希望生意永远兴隆，然而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这只能是梦想。不过，不管怎么说，做买卖毕竟比教书收入要多，罗国理的家道开始走向小康。他添置了一些田产后，又逐渐跻身于乡绅之列。不久，当上了黑田罗氏的征首（即族长）和乡里的团总。他又出头筹集资金在南湾修建了一座异山享祠，以纪念罗氏十二世的祖先罗异山。到罗荣桓两岁的时候，罗国理就举家从新大屋迁至异山享祠居住。

罗荣桓的母亲姓贺，娘家几代都是长工。她就象封建时代多数穷人家的妇女一样，除了在娘家有个乳名外，没有传下名字。她一生养育了六男二女八个孩子，罗荣桓排行第六（如不包括姐妹，为第五）。

罗荣桓的母亲是一位典型的中国劳动妇女，为人善良、勤劳，而又笃信神佛。她来到罗家后，成天默默地侍奉婆母、丈夫，周旋于妯娌之间，操持永远也干不完的家务，抚育一个接着一个出世的子女……在非常讲究门第的封建时代，一个贫农的女儿，进了这样一个封建大家庭当小媳妇，处境之艰难，可想而知。但是，这位贺氏，因其为人既善良又勤恳，既宽厚又坚强，却很快赢得了姑嫂妯娌们的尊重。亲友们称誉她“外柔内刚”、

“明达机警”，是“寒林一枝之秀”。从日后罗荣桓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他母亲的性格的影响。

罗荣桓诞生后，父亲按照族谱的字辈，给他取名镇慎，字雅怀，号宗人。按当时习惯，大家都称他罗宗人。

罗荣桓的故乡——衡山县，位于湖南省东部，湘江中游。著名的南岳衡山高耸于县西天际，象一位阅尽沧桑的老人，俯视着纵贯全县、由南向北奔腾而去的湘江^①。湘江两岸，丘陵起伏。山坡上，桔林、茶圃、油茶园错落其间。一块块土坪上，是绿茵茵的水稻田。这是一个风景秀丽而又十分富饶的地区。

罗荣桓生长的地方——南湾，是偏处衡山县东面，离攸县很近的一个小村镇。镇子里只有一条二百多米长的狭窄的南北街道，街道两旁屋宇鳞次栉比，多数是商店、祠堂和庙宇。一条叫水圳的小溪把小街割为两截，在小溪之上架有石桥，叫麻姑桥，溪流从桥下向西流出约有一箭之遥折而向南，与街道平行，到达街口又掉头西去。南湾之得名，就是因为有这一条蜿蜒曲折的水圳。罗荣桓的家——异山享祠，在南湾南头，大门朝东，房后不远就是水圳。

在这青山绿水之间，罗荣桓也有着一个还不解忧愁的童年。在幼年的罗荣桓眼里，南湾一年到头都有非常有趣的活动。他和小伙伴们，春天找几根稻草，跑到一片金黄的油菜花田里，去吸食那香喷喷的油菜花蜜；秋天就拿着竹竿去打树上的苦珠子，拣回满满一衣兜，央求妈妈给炒了吃。不过，最令人开心的莫过于夏天了。早晨，可以踩着露水上山去捉蛇。中午，天气热了，可以跑到池塘里去洗澡，当然，要等到大人们都午睡了以后。下雨天则去捉鱼。罗荣桓和小伙伴们提着鱼筍^②，光着脚丫子跑到柳树坝。这时，水圳的水向柳树坝里流，坝里的鲇鱼都逆水而上。小

①一九六六年，衡山湘江以东地区，包括罗荣桓的故里——南湾，析置为衡东县。

②竹制捕鱼器具，内有倒刺，衡山人称之为hāo。

伙伴们七手八脚用泥巴在水口垒一条留一个口子的坝，然后下了鱼筍，那一条条肥大的鲇鱼钻进去便出不来了。这是多么令人开心啊！

但是，罗荣桓同志的童年远非充满了阳光，就在他六岁刚刚记事的时候，家庭突然遭受了一场飞来横祸。

这一年秋后，罗国理作为团总，禁止在南湾聚赌，同土字地区^①一个市井无赖旷甲林发生纠纷，结了仇。旷甲林企图报复，便控告罗国理，其罪名还是带有政治性的。在《黑田罗氏九修族谱》的《国理君暨贺孺人寿叙》中，关于这一案件，是这样记载的：

丁未之秋，土字横过冲赌戏焚台事起。莠魁旷甲林与班首唐某合谋，假名浏阳谭光禄祠祭器，诬讼国理君毁脏重案，又求得省城大绅王祭酒先谦、叶主政德辉、黎孝廉尚雯三书抵县、府、道各署为奥援，知县王章祺无状，为所慑……

由于年深月久，我们现在还没有查清这“浏阳谭光禄祠祭器”、“毁脏重案”的具体内容是什么。但我们知道，清朝末年浏阳谭姓的“光禄大夫”只能是谭嗣同的父亲、曾经当过巡抚的谭继洵，而谭嗣同则是在变法维新运动中被砍了脑壳的。旷甲林这个控告又得到了湖南著名的豪绅、反对维新变法的顽固派王先谦、叶德辉、黎尚雯三人的支持，这都说明了此案的政治性。王、叶、黎三人的信转到了衡山县，衡山知县王章祺一看来头不小，立即发下殊签，派衙役来抓罗国理。罗国理拒上公堂。县里又向府里报告。于是，道、府、县里的兵勇衙役三天两头来南湾抓人。每来一次，都在大门口大吵大闹。罗国理家除了好言好语央求、好酒好饭款待外，还要拿出白花花的银子“孝敬”这些人。

看来这在当时，也算是一起重要的案件了，所以这个案子发生

^①衡山县按朝、宗、于、海、九、江、孔、殷、沱、潜、既、道、云、土、梦、作、爻等十七个字划分地区。

后，原来和罗家过从甚密的乡绅，有的再不登门，有的路上碰见了转过脸去装没有看见，有的更乘机落井下石。

罗国理受不了这个窝囊气，自己跑到省城上告，又请人上北京告御状。就在这时，慈禧死了，垂死的清廷已经象是没头的苍蝇。这个案子也就不了了之。尽管如此，罗国理已经耗费了一千两银子。从此，他惨淡经营的永隆号杂货铺也就一蹶不振了。

在家庭遭受的这场横祸中，兵勇衙役在门口的大吵大嚷，父亲为了这个案子的愁眉苦脸，母亲希望菩萨保佑逢凶化吉而做不完的祷告，那些势利眼的乡绅的反复无常……这一切，都会给幼小的罗荣桓以强烈的刺激，使他感受到世态的炎凉，从而对那些趋炎附势的有钱的乡绅打心眼里感到厌恶。

在罗家吃官司的时候，经常走动的亲戚只剩了罗荣桓的舅舅家。舅舅是当长工的，既无钱又无势，对罗家这场官司自然帮不上手，可是他们家经常来嘘寒问暖，不时送一点红薯、鲜包谷，却也使罗家，同样也使罗荣桓感到人间的温暖。他经常到当长工的舅舅家去玩。每逢母亲要拿些盐米去接济舅舅家，罗荣桓就自告奋勇去跑腿。在舅舅家，他和表哥们一道上山砍柴、割草、放牛、翻红薯藤，学习了不少农业活路。舅舅家有个二舅妈，会唱悦耳的山歌，会讲动人的故事。罗荣桓时常端一张小板凳，和两位表哥一道，央求二舅妈给讲故事或是唱山歌。一天，二舅妈唱了这样一首山歌：

正月欢欢喜，二月冒得米。
三月餐糊餐，四月难过关。
五月没奈何，六月盼早禾。
七月租一送，八月粥清清。
九月米桶空，十月借过塍。
十一月当棉被，十二月打毛栗①。

这凄凉的歌声深深地打动了罗荣桓的心，他年纪虽小，却懂

①冻得起鸡皮疙瘩。

得这首山歌，因为他刚刚经历了一九〇九年湖南的大灾荒。这一年夏秋之交，湘江下游和洞庭湖周围发大水。好几十万灾民，背井离乡，拖儿带女，到处流浪，有的也流落到了南湾镇。他们一个个都是衣衫褴褛、骨瘦如柴。有的露出呆滞的目光，求爷爷告奶奶地沿街乞讨；有的全家跪在路旁，孩子身后插上草标。谁个只要拿出三四吊钱，就可以把呼天喊地、不愿意离开爹妈的孩子带走……

灾民们来到南湾，可是南湾也并非天堂。罗荣桓亲眼看到南湾的穷人没有东西吃，就吃树皮吃草根。树皮草根吃光了，就吃仙粉泥^①……在罗荣桓家对门，贫农谭祖洗家，一个比一个小的孩子，因为吃仙粉泥，腿子细得象麻杆，脑壳上只剩下两个大眼珠，可是肚子却胀得象是扣了一只锅，屎都屙不出。

听了二舅妈凄婉的歌声，眼前又浮现出一幅幅灾民的悲惨图画，幼小的罗荣桓弄不明白穷人的生活为什么这么艰难。歌声早已停止了，可罗荣桓仍然坐在那里发愣。他双手托腮，思索了半天也得不到答案，就问二舅妈。二舅妈一面纳着鞋底，一面悠悠地叹一口气说：“伢子，这都是命苦啊！”什么叫命？罗荣桓还是弄不明白。

二

一九一〇年，罗荣桓八岁。罗国理给他准备了一块包袱皮，包上文房四宝和新书，领着他到设在包老坳的书塾去拜老师。书塾设在一个祠堂里头，一间大屋子，东头是先生的书桌，西头有四五张八仙桌围坐着十几个大小不等的学生，唧唧呀呀唸着各不相同的书，罗荣桓也在这里占了一个座位。因为小时候，父亲就教过他《三字经》、《百家姓》，还教他背过“春眠不觉晓”等唐诗，他学起来并不感到吃力。但是，那时的书塾只教读，不讲

^①即观音土。

意思。他每天都要被迫去唸那些不知所云的什么“大学之道，在明明德”，感到十分枯燥无味。时间长了难免同其他同学一样，思想开小差，做做小动作。这时，如果老师在桌子上一打戒尺，唸书的嗡嗡声便大起来。可是一会儿又小了。如果老师出了房子，读书声便会停下来。同学们有的描画，有的聊天，有的干脆下了座位。如果离座的纷纷就座，读书声又响了起来，那不用回头看就知道，准是老师回来了。罗荣桓也掌握了这个规律，尽管他也做些小动作，却从未被老师发现过。有一天，老师又出去了，罗荣桓拿出一张毛边纸，专心致志地叠一个小船之类的玩艺。他精神非常集中，把一切都忘掉了，周围唸书的声音又大了起来，他也没有发觉。这时，冷不防从他的背后伸过一只手来，把他叠的玩艺抽走了。他以为又是哪一位同学开玩笑，头也不回就骂了一句。这一家伙闯了大祸。罗荣桓只听得一声怒吼：“放肆！”他回头一看，原来是老师。结果是可想而知的。罗荣桓伸出手来，这手被竹戒尺打肿了，回家连筷子也拿不住。这次挨打，他永远也忘不了，直到晚年，他还对他的孩子们讲这件事。罗荣桓谆谆告诫孩子们：“现在没有竹戒尺打我们了，可是如果不自觉，不好好学习，将来要后悔的。社会的‘戒尺’是会惩罚我们的。”

这件事太伤罗荣桓的自尊心了，他对这种侮辱人格的体罚非常反感。但他体会到，要使别人尊重自己，必须自爱、自重。尽管当时书塾的教学方法很不好，但是他在学习中仍然严格要求自己，以后他的学习成绩一直是名列前茅。

罗荣桓字识多了，就不满足于在书塾学习的那一点东西了。他的求知欲越来越旺盛。好在他家里从祖父辈就留下了不少书籍。他下了学就钻进书房贪婪地阅读起来。他变成了一个读书迷，一有空就捧着一本书。一个炎夏的中午，人们都午睡了，他却爬到池塘边一棵树上，聚精会神地读起书来。由于精力过分集中，一不小心竟然跌进池塘里，弄得浑身湿透。从此家里有人就

叫他“书呆子”。

罗国理是征首，家里经常有乡绅们来访。每逢客人到，家里都要端上用芝麻、豆子和生姜调成的“泡茶”，捧出盛有花生、炸脆片、猫耳朵的“奂茶”招待。罗国理还要陪客人说一些“恭喜发财”之类的客套话。俗话说：“和气生财”。罗国理作为一个商人，怎么能不应酬应酬呢？但是，罗荣桓却非常厌恶这一套繁文缛礼。客人一进堂屋，他就转身走进书房，又拿起一本书来。那些士绅对此很不以为然。有的就表示关切地对罗国理说：“理先生，你这个崽冒得用呢！”

封建的社会、家庭生活，给罗荣桓的精神上增添了巨大压力，使他形成了沉默和内向的性格，一有空就钻进书房，从书籍之中寻求乐趣。

对于罗荣桓酷爱读书，他的母亲并不反对。可罗荣桓一读就是半宿，母亲却怕他累坏身体。每逢夜深人静，都要来查看，催罗荣桓睡觉。罗荣桓也有办法对付。他早就把被子松开，放下了帐子。一听到母亲的脚步响，赶紧把灯灭了，钻进蚊帐。母亲一看，以为他已经入睡，就走了。等母亲脚步声远去，他再起来，把灯点上，又孜孜不倦地读起书来。由于他经常在夜间小油灯下读书，到中学时就成了近视眼，戴上了眼镜。

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爆发。清政府被推翻，龙旗变成了五色旗。这一场革命之风，本来就不强劲，吹到偏僻的南湾时，已经成为强弩之末。在这里，除了绝大部分男人陆续剪掉发辫外，生活一切照旧。农民们仍然在忍饥受寒，作田交租；当地很有点势力的肖罗仙、罗凤梧等土豪劣绅仍然在耀武扬威；封建势力仍然笼罩着一切。

不过，时代毕竟是要前进的。南湾水圳的水，尽管缓慢，毕竟在流动。到一九一四年，古老的南湾出现了一桩新鲜事：在罗荣桓家斜对过的壶山享祠，兴办了一所小学，叫罗氏岳英小学。

岳英小学第一任校长罗炳文，曾经到省城进过洋学堂，是一个思想比较开明的新派人物。他在学校里开的课，除国文之外，还有算术、博物、历史、地理以及图画、音乐、体操等等。

罗国理领着罗荣桓跨进了这一所门口悬挂着五色旗的洋学堂。罗荣桓的眼睛似乎不够用了。他看着教室里的黑板和一排排还散发着油漆味的课桌、课椅，看着那音乐教室里传出乐声的风琴，感到一切都非常新鲜。

罗国理领着他去见校长罗炳文。罗炳文嫌他的名字不好听。罗国理便请这位兼教国文的校长另给他起个名字。罗炳文略一沉吟，顺手取一张纸，写了“荣桓”二字。罗国理微微点头，可罗荣桓还不明白，睁大了眼睛好奇地看着校长。校长便对他解释说：

“诗云：桓桓于征。桓桓者，威武也。征者，征伐也。”

校长又回过头对罗国理说：“我看令郎年纪虽小，可长得十分魁梧。现在国家正是多事之秋，令郎将来讲习武事、建功军旅也未可知。”

罗国理忙说：“见笑，见笑。这孩子长得比较高大，可性格比较沉静，习武未必相宜。在这世风日颓的年头，不求他仕途发达，能保住祖宗的基业也就不错了。”

罗荣桓对于校长和父亲这番谈话，当时并不甚了了，他还不懂得选择自己的志愿。不过，这所学校却为他打开了新的知识之窗，他贪婪地、兴趣盎然地吸收着算术和关于声光化电的自然科学知识。

孩子的好奇心使他们经常有提不完的问题。究竟天有多高？地有多大？为什么会刮风下雨？为什么会电闪雷鸣？罗荣桓以往在书塾里读的那些圣贤书上都没有答案。他去问信神佛的母亲和二舅妈，再去翻看书房里《山海经》、《搜神记》一类的杂书，只能在脑子里装了一大堆关于盘古开天辟地，风伯雨师雷公雷母、还有什么东海龙王等互相矛盾的神话。进了学堂，他才懂得